

趣

史

亂
史

戊辰夏白

先生屬郵智

鷗且打鳳十五

目錄



北师大图 B2350889

趣史目錄

(數目示頁數)

- | | | | | | | | |
|------|----|------|----|------|----|------|----|
| 孔子穿珠 | 一 | 子路搏虎 | 一 | 張伯懷璧 | 二 | 漢代奇文 | 二 |
| 劉根召鬼 | 二 | 荀勗畫像 | 三 | 劉伶裸形 | 三 | 公榮飲酒 | 三 |
| 殷羨謝賜 | 四 | 桓伊吹笛 | 四 | 羅友得郡 | 四 | 袁粲好酒 | 四 |
| 殷浩作詩 | 四 | 晉人放曠 | 五 | 虞訥受給 | 五 | 劉邕嗜痂 | 五 |
| 賈島識韓 | 六 | 賈島薄命 | 六 | 白李不協 | 七 | 坊州杜若 | 七 |
| 黃巢毀碑 | 七 | 安祿山詩 | 八 | 墻頭決事 | 八 | 嘲新進士 | 八 |
| 李邕寫碑 | 八 | 白傅投詩 | 八 | 希樂善佞 | 九 | 開元會飲 | 九 |
| 改貢院詩 | 九 | 周述千文 | 九 | 皇甫褊急 | 九 | 詞場舉妖 | 十一 |
| 河東薛氏 | 十一 | 滑稽經義 | 十三 | 富貴語詩 | 十四 | 坡書換羊 | 十四 |
| 題靜堂詩 | 十四 | 王祈竹詩 | 十四 | 作詩笑柄 | 十四 | 雨拳風口 | 十五 |
| 鷓且打鳳 | 十五 | 毀李賀詩 | 十五 | 巢居穴處 | 十六 | 顧屠肉案 | 十六 |

山谷戲顧 十六

縣尉冬蠶 十六

党進掉文 十七

東坡從衆 十七

慰足諧詞 十八

懲周押司 十八

穆修鬻書 十八

畠飯毳飯 十八

趙公健啖 十九

作志語病 二十

黃王不辨 二十

呂公好釋 二十一

貢父兵論 二十一

包公尹京 二十一

劉弇遇蘇 二十二

富貴在命 二十二

荆公字說 二十二

董侍郎兒 二十三

折十減半 二十三

蔡京問米 二十三

孫實滑稽 二十四

生老病死 二十四

太祖權述 二十四

太祖御批 二十四

党進寫真 二十五

呂公粗魯 二十五

教官題誤 二十五

誤讀姓名 二十五

溫公講書 二十五

新淦筆工 二十六

童問掘井 二十六

曼卿墜馬 二十六

兄弟異趣 二十七

南無於戲 二十七

誦經自謙 二十七

避諱趣語 二十七

閻羅赴任 二十八

祈夢趣話 二十八

沈括就浴 二十九

荆公特性 二十九

經義趣證 二十九

山谷酒令 三十

姓名相謔 三十

坡嘲溫公 三十

徹執政座 三十一

陸魯望鴨 三十一

御史封疏 三十一

縣尉祈雨 三十一

佛改天尊 三十一

官制改名 三十二

縣令乖謬 三十二

草鞋大王 三十二

滕公諧謔	三十三	不解負暄	三十三	不寶異物	三十三	請王班飲	三十三
郭聶相嘲	三十三	堆墨田字	三十三	奇事作對	三十四	貢父諧策	三十四
歐公名子	三十四	避孔子塔	三十四	貢父解字	三十五	戲仿春秋	三十五
禍延過客	三十五	米芾懷硯	三十五	米芾諧帖	三十六	歛板鞭射	三十六
王祚推命	三十六	王曾坎軻	三十七	曼卿戲友	三十七	懼食河豚	三十八
依例放火	三十八	教坊嘲諱	三十八	假葉水心	三十九	羊心作供	三十九
菜傭拾鈔	四十	提牢問囚	四十一	賀壽踏傷	四十一	尋不死地	四十一
禁倒提雞	四十一	劉寵廟詩	四十一	不求聞達	四十一	預言奇驗	四十二
會議捐俸	四十二	世宗拘忌	四十二	庶常懼內	四十三	名帖奇稱	四十三
弔喪詐財	四十三	佛像烹狗	四十四	嘲懷嚴嵩	四十四	要求侍坐	四十四
袁公傲慢	四十五	王君辭袁	四十五	不避大轎	四十五	巡司方印	四十五
圓字再誤	四十六	誤隸爲吏	四十六	顧王互毆	四十六	心聖人心	四十七
南京貢鱗	四十七	走狗爬見	四十七	買豆腐日	四十七	居家官樣	四十八

- 行人告示 四十八
海瑞儻性 四十八
酒令惡謔 四十九
幼予佯狂 四十九
嘲王伯穀 五十
嘲陸伯生 五十
榮肩尊足 五十
命婦臨喪 五十一
駁請旌語 五十一
老夫少婦 五十一
優人嘲弄 五十二
大雞小雞 五十二
計取餉銀 五十二
裁縫問答 五十三
嘲枷示詩 五十三
印章笑柄 五十三
林少白集 五十三
淨軍職事 五十四
縉紳癖性 五十四
兩字尙書 五十四
顏淵訴狀 五十四
剖腹驗鮮 五十五
侮人被侮 五十五
假冒都督 五十五
借歌保身 五十六
奏用尙字 五十六
元宰試題 五十六
肩耳封條 五十七
眉公生喪 五十七
假作道士 五十七
高某降清 五十八
祭梓潼文 五十八
太醫藥方 五十八
弘羊白陽 五十九
乙亥一害 五十九
偷書官兒 五十九
答縣令語 五十九
皇帝難做 五十九
顛僧攔街 六十
明臣無恥 六十
古音相戲 六十一
青主玩世 六十一
集句杜撰 六十一
不管喫醋 六十一
控袁簡齋 六十一
黃誤作王 六十二
試卷諧批 六十二
仿穉存詩 六十三
割截題詩 六十三
嘲矮人詞 六十四
嘲村學詩 六十五
臨終集對 六十五

嘲序班詩 六十五
不知史記 六十五
杜公厚德 六十五
徐公奇懶 六十六
紀公諧謔 六十六
高明配天 六十七
仍是熱河 六十七
龔氏父子 六十七
葛亮爲諸 六十七
足下脚味 六十八
畫擔叔像 六十八
條陳戰策 六十九
燈謎趣謔 六十九
拳匪諭旨 六十九

目
錄

序

古之聖人。曷嘗不發笑。自孝子好作哀啟。以不苟言笑美其爹。於是士之欲得身後名者。莫不擺呆景。像煞而有介其事。嗚呼。阿拉鑽出娘肚子。迄乎兩眼翻。兩脚直。不過數十寒暑。疾病。睡眠。飲食。出大小恭。三一三十一。可以嘻嘻哈哈。仰天而大笑者。幾何時。况復滿地干戈。肚皮餓癢。區區性命。惟拆供老壽星是懼。何趣之可尋。悲夫。悲夫。密司脫楊厚增者。海寧人也。性好詼諧。貌很漂亮。與余爲老朋友。今夏。出所輯趣史以示余。余固呆聖人。師褒姒。不好笑。既展卷。一讀則莞爾。再讀則呵呵。三讀則嘩喇嘩喇而大笑。黃狗者。余愛畜也。方咬骨桌下。奇余狀。舍骨。目灼灼視余。意以余爲狂。噫。天下號稱萬物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比比也。於狗何責也。余既讀厚增書。乃揖而告之曰。楊同志。愆之史趣矣。雖然。二百數十條。無一不自扒縉來。豈不聞賊骨頭之有懲戒法乎。家之私刑。維吊及打。國有常憲。非罰卽拘。先生弄。其如先笑而後號啣何。厚增曰。固哉。周老頭之論史也。古稱良史才者。何一不現賊者相。司馬遷之爲史記也。爬國語之牆頭。挖世本之壁洞。班孟堅之作漢書也。更復翻箱

而倒籠。明火而執仗。之二人者。卒成一家言。逮夫口水口陽。東張張。西瞧瞧。前探探。後摸摸。賊脚賊手。與偷雞賊。溜門子。何以異。可知自有生民以來。不扒不絡。何以爲史。吾子不責於彼而責於僕。非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者耶。余思其言。甚有理。殊無以應。爰執筆濡墨而爲之序。時北京改北平之月。原任經筵日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兼管吏部尙書。翰林院掌院事。張府馬號間壁。小胡同內居住之老百姓周郵翁書。

趣史

海寧楊厚增編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扞。夫子不能。使回淵顏賜子貢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密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薰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石盤。子路乃棄石盤而去。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召問伯。果服焉。

漢代文字最趣者。莫如戴良。

字文讓

失父零丁。

零丁即今所謂招帖

文云。敬白諸君路行者。致告

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贈。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偃。僕如捲。齧。唇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額突顴聳。深紫肉。鵝頭鶴頸。獵狗腹。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磋。卻似西域大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楮。奇事奇文。真堪捧腹。

劉根隱居嵩山。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

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荀勗與其從舅鍾會不協。勗有寶劍。可直百萬。嘗在母鍾夫人處。會學勗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乃竊去。不還。勗知是會。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會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移住。勗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冠。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幕席。屋室爲禪衣。諸君何爲入爲禪中。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似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問之。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

者亦不得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勛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桓伊得蔡伯喈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時于岸上過。舟中客有識伊者。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船。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不交一言。

羅友少有志氣。會有得郡者。桓溫集僚佐餞之。友後至。溫問之。友曰。中途逢鬼。爲所擲。揄曰。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乃表友爲襄陽太守。友性嗜酒。當其所遇。不論士庶。伺人祠祭。輒乞其餘。營署爐肆。不以爲羞。

袁粲疏放好酒。嘗散步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粲曰。昨日飲酒無偶。故相偕。何勞復爲煩也。

晉桓溫嘗與殷浩友善。浩作小詩。以示桓溫。溫玩之曰。此後汝慎勿犯我。犯我則出。

爾詩以示人。

晉人放曠。至於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否。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張率。字士簡。梁天監初爲司徒。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日焚毀。更爲詩示之。託言沈約作。訥便句句稱賞。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患疥瘡。痂落在席。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餉邕。靈休舉體流血。

賈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鬧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爲官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衝大官。非取敢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并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爲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十八字。島因此名出寰海。

賈島逐關外後爲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知玄國師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鍾樓安日下。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慮卿相所問。專候俟宣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玄不在。上聆鍾樓上有秀才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奪之曰。郎君何會耶。帝慙赧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鍾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

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扎墨制。除島爲遂州長江主簿。

唐人謂李白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械之一篋。未嘗開視。或問之。答曰。若見詞翰。便回吾心矣。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眺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乃坐免。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並樓焚之。樓旣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郤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

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協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

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鬥盈門。知章不敢出。乃舁一梯於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

薛逢。字陶臣。會昌中與楊收王鐸同年登進士第。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前駐曰。回避新郎君。逢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向東塗西抹來。

葉法善。善卜筮符咒之術。嘗爲其祖國重。求碑文於刺史李邕。文成。並求邕書。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書畢。持以示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

白居易少時。以詩投顧况。况睹其名。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見原上草篇。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亦不難。時有一士人黃姓者。慕樂天之爲人。因自名曰居難。字樂地。樂天聞之。笑曰。此公與我素無怨隙。卻不知怎地要與我相反。

荊州大歷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境。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略食便過。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於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觥而去。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鑰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進士周遜。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遜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遜曰。唯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遜逡巡不能對。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

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煙。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坐客旁觀。靡不股栗。公婉辭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頽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饒。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扎。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辭約三千餘字。每

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愧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歛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碓。機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訾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類此也。進士單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日。袖狀訴吏云。某姓單音丹爲筆。引榜者易爲單。音善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諭。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偷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爲舉妖。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書。皆務修進。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臘婚嫁之資。一日。木陰初成。清和戒候。偶有擊扉者。啟而視之。則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屨霜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輿

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願少駐。二子則留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豐嶽卽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效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家僮暨役客輩。悉命具畚鍤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翦方爲壇。法步水噴之。不能遁也。且誠僮僕無得泄者。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緝綵練素甚夥。暨几案爐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膳十座。醋茗隨之。器以中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術。以是囊睨金玉。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橐裝。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鑰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第。封門而俟。且誠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或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燧以呼。炬興。可與僮役偕來矣。俟扶桑

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願少駐。二子則留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豐嶽卽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效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家僮暨役客輩。悉命具畚鍤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以日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翦方爲壇。法步水噀之。不能遁也。且誠僮僕無得泄者。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緝綵繚素甚夥。暨几案爐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膳十座。醋茗隨之。器以中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術。以是糞睨金玉。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橐裝。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鑄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第。封門而俟。且誠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或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燧以呼。炬興。可與僮役偕來矣。俟扶桑

未燭。聚力以發。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敬依此教。嚴戢輿阜。無得妄行。自夜分危坐。係望燭光。杳不見舉。伺久。則雞晨樹杪矣。二子慮太陽東上。覽於行人。不得已。關戶。遐偵之。默無影響。步於松下。則擲盃覆器。似數輩縱食於其間者。爐香杌案。傾側左右。縉綵器皿。悉以携去。輪蹄印跡。錯於短牆。疑用徽纆繫固以遁。因發四篋。瓦礫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敢訴。而駭談非論。夕遍京洛。

論語視其所以章。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兩句。孟子存乎人者章。亦有人焉廋哉。一句。宋代一太學生。戲作人焉廋哉經義。略云。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詳而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而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卽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卽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廋焉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廋焉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饜餐。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纒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軒筆錄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但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遜齋閑覽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

切。又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歎。問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第十六。與東坡有婣連。嘗作賀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自以爲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作詩。怎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蓋是醉中所作。異日又持一大軸呈坡。坡讀之云。爾復醉耶。

今是堂手錄云。杜太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太中牋表。皆此妾所爲。一日。太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鷗之語。太中覺而視之。云。鷗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折項而斃。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敍。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探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

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匭中矣。公大悲。叱出之。嗟慨良久。

王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之大笑。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兩來。

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此乃市塵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戲。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

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兩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維安置。

覽進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識一字。一歲。朝廷遣進防秋于高陽。朝辭曰。須欲致詞。叙別天陛。閣門使吏謂進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强很。堅欲之。知班不免寫其詞於笏。侑進于庭。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容。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坡曰。吾從衆。坐客皆笑。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鞵。夜間伴你。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沾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褶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穆修字伯長。在宋時。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

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椽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齏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七筋。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羹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問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拌棒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

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尙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春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宥。音蕩。蓋悉從宥。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宥。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榮邸近屬也。所居嘗獨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爲王火燒。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爲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爲黃耳。邸報旣行。而評事之隣有李應麟者。爲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恙。乃知爲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

獲殊可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劉貢父舊與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從班。貢父以館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荆公爲參知政事。一日。貢父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草藁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父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于廳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父近頗爲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藁爲己意以對。荆公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裂之。蓋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啗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劉偉明。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游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侖。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辯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械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辯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

董侍郎敦逸。仕於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鹽齋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崇寧二年。鑄大鑄。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釐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啗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藉甚。性好滑稽。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生之道斯爲美。四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鄰。謂之生老病死。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興飲盡醉而歸。

禁中殿梁當易。而材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孃頭。其愛物如此。

党太尉令匠寫眞。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耶。

呂文德起土豪爲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曰。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但中庸爲嶺南監司。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今乃但令中庸根勘。卽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司馬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場。進

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爲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到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矣。

有刺郡江表者。時相囑以新淦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纔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請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若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

朱子爲學。以格物致知爲主。嘗教人曰。凡事總須從下一層做起。纔得根基堅固。一侍童卒問曰。掘井奈何。文公竟無以答。

石曼卿醉歸。墮馬下。從人扶之起。笑曰。幸是石學士。儻爲瓦學士。碎矣。一日。其婢侍立。或戲之曰。君何妬也。曼卿不解所謂。曰。君有女。非妬而何。

王荆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於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遊讌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

江南人謂人死曰拿麻。亦曰嗚呼。蓋隱語也。宋代有一僧。通儒理。喜詼諧。有士人戲之曰。和尚能讀孔孟書。奈何誤讀南無爲拿麻。僧曰。相公奈何讀於戲爲嗚呼。相公既嗚呼。和尚自然拿麻了。

宣和中。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遍。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又有一朝官。詔事蔡

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批其頰。其無恥至此。又有一上官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縣官進見。問曰。某案如何。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

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於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盛氣而誦於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

祈夢之事。儒者勿道。然小說所載。亦頗有足以解頤者。如諧乘所云。宋代一舉子。嘗祈夢於游夏廟。問功名。夢二賢謂之曰。子之功名。當在我二人之上。舉子喜甚。後除泗州文學。殊潦倒。偶讀論語。至文學子游子夏。不覺拍案。始悟神之戲已也。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盆成括。衆始悟其爲戲。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粗惡。一無有擇。爲館職時。韓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爲患也大矣。凡盜賊姦淫羣飲爲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

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大笑而罷。

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玉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蓋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蘇頌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爲虐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東坡與司馬溫公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陸魯望有鬥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其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耳。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游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

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披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兔矣。

以承務郎諧聲若承霧狼也

又判大理

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蟲來。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旣集。紛然而鬥。莫能間止。邑前百姓。喧闐塞路。共觀鬥雞而罷。

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憇其下。或易扉屨。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繡。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屨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數十家於其側。

勝達道帥眞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臨行啓之曰。某以裹糧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

曹孝忠者。本卑賤輿溲之人。其子僥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蓋負暄音同父言也。

有一朝士。家藏大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復有獻硯於王荆公云。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能值幾何。王景威嘗守邢州。使臣王班銜命至郡。景威宴之。坐中厲聲曰。請王班滿飲。景威以爲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威大慙。責左右。爾輩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噓。

郭忠恕諳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聾。攀龍卽作聾。雖然三個耳。終是未爲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酬。勿笑有三耳。猶勝畜二心。其敏而善諱。亦可嘉也。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問。點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其夫曰。卽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旣歿。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爲農田。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竝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

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旣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日服公之辯也。

貢父晚苦風疾。鬢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與子瞻數人小酌。各引古人語相戲。子瞻戲貢父云。大風起。首眉飛颺。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噓。貢父恨悵不已。貢父晚年。鼻旣斷爛。日憂死亡。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見

一塔相與匿於塔後。孔子既過。顏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謂避孔子塔也。避借鼻塔借場嘲貢

父鼻孔子場也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上。或問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奔。三鹿爲麓。字竊以牛爲麓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瘦。非麓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羣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四月。復會於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爲財匱。當有飢寒之厄也。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有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歡。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烘堂。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所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線。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卽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

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曾見米芾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大夫或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于楮。以爲它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歛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歛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

王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祚子即王溥貴極富溢。所不知

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旣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問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問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

莫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王景彜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爲驢子所落。景彜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彜彈其士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石曼卿與劉潛爲酒友。甚狎。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卽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旣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闈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旣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襪。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旣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爲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餒甚。

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已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闕示及。一典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循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嘗約士人嘗何鮓。士人甚懼。預語其家人。我聞河鮓有大毒。中之必殺人。今州將鼎貴。且厚意。逆之必不可。爲之奈何。儻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解救。汝輩當誌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艱而謝客曰。且力求河鮓。不可得。幸貫其罪。願張飲以盡歡。坐客於是咸爲之竟醉。士人者歸。沈頓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灌之焉。輒復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守。天始曉。酒醒。能語言。始語不得河鮓。則已勿及。田升之名登。爲留守南都時。羣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燈爲火。忽遇上元。於是榜於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被白簡。

王丞相介甫當國。所不能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耳。丁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

因燕設於戲場中。便作爲嘲諷。肆其誚難。輒爲人笑傳。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煙。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詞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元朝故事。卽位之初。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順帝入戒壇中。見馬合哈刺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刺班學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聞用人心肝爲供。果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問之刺馬可也。刺馬卽帝師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

作供耳。遂以此言復奏。上曰。人有反心。故以其心肝爲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爲供耶。刺馬竟無以答。

聶以道。江西人。爲某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尙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實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携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誥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旁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尙欠其半。如何可賞。旣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

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喻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此出。聞者莫不稱善。

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頭耶。獄卒爲之掩口。

後至元四年。因伯顏太師稱壽。百官填擁。中丞耿煥。年邁。躓躓於地。踏傷其脅而出。至元間。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於慶元之定海縣。延祐初。倚納脫脫公爲江浙丞相。其黨人屢以水土不安。乞遷居善地。訴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個不死人的田地來說。當爲汝遷之。遂絕其請。

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到都。每見晦跡丘園者數多。遂有詩

云。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蒲輪。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唐。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鍾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準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戲之。

明代三殿之災。羣僚欲捐俸助工。會議於中府。一御史奮筆直書曰。主上好貨。諸公捐俸是矣。偷主上好色。諸公何以處之。皆赧然退散。

明世宗牽拘忌諱。晚年在西苑。召太醫院使徐偉察脈。上坐小榻。袞衣曳地。偉避不前。上問故。偉答曰。皇上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上始引衣出腕。診畢。手詔在直閣臣

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至是始悟。喜懼若再生。

嘗有一詞林。華亭人。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卽買一妾。此等獐漢。便餓死。不可與糠糝。故並藁砧。禁不許出。

李文全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壻曰錢振民。故安昌伯承宗之裔孫也。一日。具筐篋。饋其長子誠銘。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刺笞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吾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許稱耶。錢心知其愁。乃謬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曠生光。本名楊本。文安縣庠生。以無行被斥。貌寢陋。性狙險。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戰死遼左時。其父寧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曠具鷄黍往奠。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曠曰。

我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千金賂之。得止。他無賴事尙夥。都人類能言之。

顧文康未齋。鼎臣爲封公。晚年婢出。擊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稚共啖。人誚責之。不顧也。又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輟伽藍代爨。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同。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强使氣。常與同里吳侍御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乾笑無以答。

分宜在首揆時。山人吳擴者。作一詩。其題云。元旦懷介溪閣老。揭之齋中。有友戲之曰。君以新年第一日。懷當朝第一官。若循級而下。懷至我輩。卽除夕未能見及也。陸莊簡爲卿寺。時江陵公當國。氣蓋羣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卽遣行。陸至。揖罷。便進。

曰。今日有公事。當詳議。須一席侍坐。方可盡其愚。不然。且告退。從此不復敢望請光。張懾其氣。始命坐。相對。自此循以爲例。卽庶僚亦得隅坐矣。

袁元峯以次揆主嘉靖會試。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出其門。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立諸醮章。以至館中高文大冊。悉召三人至私寓代爲屬草。稍不當意。輒惡聲呵叱。余其同郡人也。至詬之曰。汝安得名有丁。當呼爲余白丁。其傲慢無禮至此。有時入直。竟扃門而去。亦不設酒饌。三人或至昏夜。不得食。竟菜色而歸。

吳人有王逢年者。袁元峰欲援之。逢年不堪其倨。竟移書辭之曰。閣下以時文博會元。以青詞博宰相。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竟策蹇歸。袁大怒。而無如之何。

陸五臺太宰佐銓時。遇庶常於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訴之閣下。亦不能直。因憤極語人曰。當今京師異類。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有四等。一爲小閹官。二爲婦人。三爲入朝象隻。四爲庶吉士。諸吉士聞之。益恚恨。立意與抗。

一嘉定令起家進士。初視事。所屬有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於縣令。用欽降方印於年月上。此令閱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輒敢藐視上臺。私用方關防。法當重究。其巡

檢駭懼。走謝引過。且訴此印。自國初頒降。凡申撫按各臺。俱然。今老爺嗔怪。是後再不敢用。此令內慙。陽責而遣之。

南京鄉試中式李應傑者。誤書從諫如轉圓。爲轉鑲。禮科給事胡汝寧駁之。謂當爲轉環。而此子荒謬。乃寫作轉鑲。此必關節語。主考諭德陸可教辨疏嗤之。謂一圓字耳。舉子已誤。給事再誤。此寧容相笑。胡江西南昌人。

張昇在武宗時。爲禮部尙書。因主上新登極。選宮嬪。例禁娼優隸卒之家。不許就選。張誤隸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爭。不聽。比榜張而大譁。闔京刻木輩。至欲剗刃始。爲改正。

顧龍楨由西臺出按廣東。性剛戾。自尊大。時王泮爲藩司。值秋試。王以提調偕顧入闈。正點名散卷畢。偶以公事相爭。遂詬訾。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惡聲答之。因兩摔於至公堂上。王奮拳擊之。顧不能勝。墮冠弛帶。以吉服而盤旋於地。有邑令倪姓者。司外簾。力爲勸解。顧卽攬其裾。痛毆之。令故美鬚髯。頃刻頤頷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後二公俱以革任聽勘。

某年會試。有一閩士。老於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草爲破題謔之云。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草。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擬乙。會天漸明。不得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

南京貢鮮鱗魚。例以五月十五日開船。限六月末旬到京。七月一日薦太廟。然後供御膳。其船晝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換。然實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魚皆臭穢不可嚮邇。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雜調鷄豕笋菹。以亂其氣。頒賜大臣。侈爲珍味。然實不堪下箸。有一守備大璫。新赴南任。夏月。忽責庖人以饌。無鮮鱗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爲言。璫怒不信。索至諦視之。始疑訝曰。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耶。聞者捧腹。

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張永嘉相公。自稱走狗爬兒。其甥屠應峻恥之。至不與交往。

吳中偉以進士授南行人。歸過淮陰。時劉晉川總督河漕。吳謁之。留歛坐話良久。因

留之飯。又良久。忽若自失者。顧左右曰。可問內庖。今日是買肉日期乎。抑買豆腐日也。左右入問。出對曰。當買豆腐。乃揖之出曰。果如此。今日不敢奉留。

喬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呼唱開門。並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或訴爭鬥事。爲剖決答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

明代行人司。不過禮部一末屬耳。洪武間。設無定員。尙未入流。最後始陞正八品。始限員數。因有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之語。其貴之如此。然衙門孤子。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闔閭中。汲者無虛刻。署中更無隸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諱之云。示仰鄰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都人傳以爲笑。

海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令郡邑庭參。不得俯首。然屬吏畏威。卒莫敢仰視。績溪令郁姓者。高年皤腹。俯仰艱楚。入謁時。獨起止迂緩。腰領屹然。海大喜。以

爲此第一強項吏也。立疏特薦。入爲比部郎。

劉芳譽守廣平時。高出爲曲周令。劉倜儻。高有才情。甚相協。無復堂屬之禮。廣平別駕某。椎野老悖。待高反不如劉之忌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間。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爲觴政。不能者有罰。乃先出令曰。左手相同綾絹紗。頭上相同官宦家。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絹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憎之。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座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屎尿屁。不吃這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屁。意蓋欲兩解之。而別駕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

嘉靖中。吳中張幼予。與兄伯起。弟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其一。則幼予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救予。或謂伯起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所頂。大非吉徵。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吾方慮之。未幾。果遭非命。先是。幼予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

張幼予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獸之屬。或怪之。以問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予賣兒。則吾危矣。或笑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哈。

山人王伯穀。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爲袁元峯相公所賞。因成知己。時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爲睥。殿爲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牕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仲淹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鬚爲花。時王正患梅毒。徧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

陸伯生少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然其才實庸腐。時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妬之。嘗爲伊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陸高自矜重。嘗寫所作詩一卷。貽某君。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卽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某君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傍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

閩人黃之璧。字白仲。慣遊秣陵。以詩自負。僦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

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僱錢。則曰。汝日攜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各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

國家大喪。定制。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亦得入恩善門哭臨。貌旣多寢陋。飾又皆藍縷。且苴麻從事。拜起踰跟。宛然鄭俠所獻圖。朝士見者。往往破涕爲笑。

京口鄞文僖繼室。未三十而寡。後年至請旌。時吳文端爲禮卿。謂夫人生前享一品榮封。自合發居。何用表宅如庶姓。時徐文貞在政府。亦爲之言。吳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徐語塞。事遂已。

長垣李霖寔。以少保憂歸。服滿。續婦。時李年甫知命。新夫人則僅二八耳。結褵罷。出外宴客。則室中悲泣不絕聲。其女僕輩勸慰曰。主翁衣襟圍玉。座八人輿。富貴已極。今夫人亦如之矣。何所苦而不懌。夫人叱詈曰。汝奴才何知。八人輿可舁至枕上耶。少保聞之。長吁而已。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武定家優人。於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讒於闕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尙被減削。何暇爲汝口食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改考爲伯。烝嘗失所。况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盍控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老夫婦二人。尙遭此儻。饗餐先後。不獲共歆。下方寒峻。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座皆驚散。武定故助議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嘉靖間。分宜當國。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第。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君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門雞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臘雞頭也。

賈實齋憲使。與趙甬江少保。前後門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徵餉。齎至。其鏹皆錮束桶中。羅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僞不知。問此中何物。曰。各處解到火葯也。賈曰。逼歲欲造火樹。正需此。願轉乞少許。遂携二桶歸。趙不能爭。乾笑而已。

嘉靖以衫和道寥寥數人名爲上騰計廷亡列甚有作封緘問答者一言官遣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爲新進衙耶。抑居位有年耶。或將滿九年候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何用如許絮聒。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氣揚。凌轢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須前長後短。既據要途已久。熟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我。則前後如恒式。倫及三考。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抉疵穢。遏其大用。日惟俯首鞠躬。連揖深拱。又當前短後長。方得稱體。此等語太尖刻。然於世情。則酷肖矣。

順天書辦俞姓者。以科場作好事發。與舉子鄭汝鑛。枷示禮部三月。善謔者作詩詠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裏鑽。晝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關。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蟄蟲威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

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錦衣西席。又洗馬江朝宗之壻曰甘棠者。刻印曰翰林東林。當時以爲笑柄。

閩人林少白。刻稿行京師。俚拙之極。見者無不噴飯。有贈吳中周山人一詩云。蘇州城外有虎邱。蘇州城內有老周。圖畫張張勝之冕。楷書字字叶天球。蓋俱取周姓也。

其自序云。予號少白。非少家父白齋也。家父不知詩書。何足少哉。蓋老母夢太白而生子。故號少白。以少太白也。其狂悖如此。

明代內臣罪譴。有所謂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者。凡種菜者至南京。守備大璫坐堂皇。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竝杓趨過。前而去。凡罰種菜者名淨軍。雖司禮首璫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鴟鴞。其後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遂目爲陳老鴉。亦與鄭鷓鴣袁白等異矣。

憲宗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頗艱。時施純爲鴻臚少卿。乃密奏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純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何用萬言書。兩字做尙書。

正德六年辛未科會試首題。德行顏淵一節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狀於闈部者。內稱訴冤人顏淵。爲乞恩改職事。某蒙累朝聖恩。久爲四配。忽降居十哲之列。

使四人虛一位。又使子張無處可居。乞爲辨明復職。蓋亦不得志者爲之。

胡襄愍提兵在浙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鮓。飲啖而不酬其值。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爲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鮓則已。不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剖之。則醉尙在。遂釋酤者而賠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一年少庠士。遇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如何寫。僧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便是。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苦。當買一綠絹爲汝製幘裹之。匠謝曰。安敢煩新製。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竟無以對。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御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韃鞨主聞之。懼然屬囊韃。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厚贈子玉。並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賴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

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天朝羞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歸。撫臺聞之。閉門累日。

遼陽生員楊某。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君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三等針工。能縫裘帽。四等優人。能歌漢曲。當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閉戶讀書。面顴肥白。被獲。問曰。汝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

魏忠賢竊柄時。上書頌功德者。不可勝紀。兵部尙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箇尙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

董元宰督學湖廣。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

前云明文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顯竟寐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於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熊廷弼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有一點生。俟諸生方靜默構思時。卒然大呼曰。不好了。不好了。試者驚起四顧。封皮皆斷。熊亦無如之何。

陳眉公未歿以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婆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

張琦。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積金四千兩。甲申之變。或謂之曰。賊信急。須藏金。琦辭以無已。而城破。投金井中。琦道袍道履。坐馬坊草宅。擊鯨誦金剛經。匿僕婢於屋後。賊至。謂道人誦經。輒去。迨後婢婦登後屋探望。賊遙見之。返詰琦曰。汝是官兒。非道人也。豈有出家人而藏婦人者乎。遂索草中。得紅袍銀帶。及銀五百兩。併婦

婢挈去。有諸生多人。欲與琦爲難。其子寅服麻衣迎諸生。曰。吾父已死矣。衆以琦年六十餘。信之。乃散。後琦降李自成。爲梓潼令。出都遇盜。叩首乞憐。盜磨印角。知是銅。擲還之。

徽州高某。舉崇禎甲戌進士。爲戶部郎中。平日講學。門生故舊來謁者。端坐正言。了無倦容。嘗歎曰。國事日非。吾輩受皇朝厚恩。不能媲美伊呂。亦當追蹤文信國方孝孺。一死以報國耳。聞者無不感動。甲申之變。與其夫人商曰。吾受國恩。義不得不死。自縊乎。酖乎。吞金乎。夫人曰。首陽之薇可採。與子偕隱何如。某沉吟久之曰。這也是辦法。高後入清朝。爲順天府尹。

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認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名張。咱老子亦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

明代京師諺語。有所謂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相符也。而太醫尤爲不學無術。有張太醫者。其婦病。爲擬方。依法。方中有錫作引。張誤認爲錫字。批曰。加錫一塊。爲藥肆所指。慙然改焉。

崇禎初。畢白陽自嚴爲戶部尙書。精心會計。爲時名臣。時練兵新餉。諸項日增。臺練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畢聞之。笑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陽耳。

王完虛中丞。萬曆甲辰進士。好詼諧。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曰。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

楊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內閣繙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天啓間。已寥寥矣。嘗於六月六日。奏請曝書。帝卒問曰。嘉靖間儉書的楊姓官兒何處人。左右莫能對。

明代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張獻忠屠蜀。千里無人烟。乃每日巡營。有隊伍不整。或旗幟參差者。卽併一營盡屠之。其左右心腹。如張可旺。張能奇等密問。等好漢殺盡以後。何以禦敵。獻忠曰。皇帝

極是難做。嗒老子斷做不來。今老子金銀甚多。想來做皇帝。不如做裁貨客人。嗒老子等殺盡這些東西以後。便往南京去做裁貨客人。圖箇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牛金星將入朝。行至長安門外。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要告明。金星問曰。和尚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李家兵來。逼他吊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呵大笑曰。和尚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癡僧也。叱去之。

甲申三月二十三日。明朝百官。囚服立午門外。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矮宋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恧然却步。日晡。自成坐殿上。鴻臚以次唱名。牛金星執筆點應者。衛允文。楊昌祚等。削髮。自成怒。命盡拔其餘毛。訾曰。既已披荆。何又報名。點名既畢。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核其數。獨拔四十六雙。遣兵押送吏政府候用。其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往西四牌樓。行時。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行稍遲。刀背亂下。中道。又傳自成旨。送權將軍劉府中。劉方挾妓飲酒。不暇發落。命兵守視。以待來朝。遂凍餒終宵。

顧亭林先生。遂於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臥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傅青主少時頗玩世。嘗應歲試。題爲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青主分作五大段。每段以篆分等五體字書之。學使抑置劣等。青主大笑。

青春鸚鵡樓柳樓臺。司空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對云。緣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託梁山舟學士書聯。學士欣然書之。後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

浙江轉運使張談璣。山東人。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笑而遣之。

趙甌北戲控表簡齋於巴拙堂太守。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

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艷福。游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穎具狀。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太守接狀。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答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

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死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的東西。切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磔兒八塊。可爲墳飯。

洪穉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

清代科舉時。場中試題。往往割裂四書語句爲之。多有可笑者。如民非水火不生活。昏夜扣人之門戶。則割取活昏二字爲題。如樂歲終身勞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則割取動不得三字爲題。鮑桂星先生督學河南。亦好出割截題。士子逐題嘲之。顧鴻通。孟子顧鴻雁麋鹿句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顧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驅虎云。孟子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句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及其廣大草云。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句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謂鮑字變草包。見牛云。孟子見牛未見羊也句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看他殼棘覺生愁。鮑字禮云玉云。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句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十尺湯云。孟子

文王十尺湯九尺句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

七十里子云孟子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句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

贍將一子獨孤栖。穀與魚云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也句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

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獸草云論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句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

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下襲水云中庸下襲水土句真成一片白茫

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寶珠云孟子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句揀

取明珠任玉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堅乎磨云論語

不曰堅乎磨而不礪句但憑本量自推磨。果是真剛那怕磨。任爾費將牛氣力。姑來一試看如

何。詩雖不佳。亦足解頤。

梁晉竹云。有友人製黃鶯兒一闕。調矮人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雉毛。鵝黃蠶繭

煙氈帽。扇擁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

蕉。可謂形容盡致。王蘭坡太守。身材短小。人呼為王矮子。時趙撫叔書名振海內。王

挽人求撫叔書。不納潤賞。趙為書此詞報之。遂成仇隙。

海昌郭臣堯。好爲俳體詩。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究詩云。一陣烏鴉喚晚風。諸徒齊
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
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

淳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爲對。先
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犯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
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
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兩道紅。更有待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
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
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有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騶卒鬩。乘醉
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

子歸。酒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爲善人。

徐筱坡主政。以吉士散館。爲戶部主事。性奇懶。面常數日不洗。春和時。髮間虱累累如貫珠。同儕多厭之。咸呼之爲徐丐。徐亦欣然受之。會天寒。徐以貧故。尙禦棉。故人憐之。贈以裘。寬博而長大。不與徐體稱。徐以帶束其腰。腰以上。則擁腫摺疊而下垂。袖過膝。行時翩翩如胡蝶舞。步街市間。行人注目竊笑。不顧也。一日。著棉履。圍爐。火燃其一。易以一夾履。一高一底。行如跛。終不易也。卒以性情怪僻。不得長官歡。十年不調。貧困以終。

紀曉嵐宗伯。好諧謔。一故人子來謁。左目上患瘤。謂曰。子不速醫。有後患。余有一友。善治瘤。去若寓不遠。可便道訪之。乃詳告以地址。故人子信以爲真。專誠往謁。及主人出見。則左目上亦有一瘤。大小上下。一與此子同。始悟其戲已焉。道寒暄數語而別。又有一所取士來謁。詢其字曰鳳梧。宗伯又曰。表德何意。士曰。家母生門生時。夢鳳集梧桐上。故以爲字。宗伯曰。大幸大幸。倘若令堂夢雞在芭蕉下。奈何。

清聖祖之巡幸五臺也。明珠與高士奇從。一日。帝登山。立一小寺山門外遠眺。高與明珠左右侍。帝顧曰。三人在此。汝等以爲何所似。明珠曰。好像三官菩薩。高曰。是謂高明配天。帝聞之。心頗厭明珠之鄙俗。

熱河行宮。卽清代高宗之避暑山莊也。占地數十里。其間樓閣臺榭。以及一花一木。一草一石。皆河間紀曉嵐宗伯所精心結構者。勞費特甚。時人謂之語曰。天子之莊。真堪避暑。百姓所在。仍是熱河。

龔禮部自珍。狂放不羈。一日。羣飲酒樓。偶談庶常館試正大光明殿賦。而忘其韻脚。龔曰。莫非鞠爲茂草禽獸所居乎。聞者亟掩其口。龔子孝琪。狂過其父。其自署別號。有板凳。刷子等名。

左文襄平洪楊亂。每自詡戰績。比於諸葛亮。一日。會幕僚聚飲。放言高論。謂某役用何法勝敵。某城以何策克復。刺刺不休。聽者無攙言之餘地。惟唯而已。繼乃繼述其戰功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旁坐少年。甚不平。率爾起曰。如公所云。真乃葛亮之所以爲諸也。合座驚駭。公甚不懌。

合肥朱莫存先生。性放誕。幼與李文忠公友。李固畏之。及李貴還鄉。朱着破靴往謁。李見其足指翹露。請爲易履。朱辭曰。此正足下出頭之日也。殊不必。李知其侮已。然亦無如之何。朱固貧。囑李汲引。李恐其狂妄累已也。遷延久之。恨李愈甚。會李壽辰。朱又至。踞高座。從容去襪。手攀足。低首嗅再三。忽呼李曰。少荃。脚味亦不過爾爾。時李方拜爵。皖音爵讀如脚。朱故借此嘲之。衆賓愕然。由是爲文忠所惡。困頓終世。趙搗叔與魏稼孫爲金石文字交。過從甚密。一日。趙訪魏。魏適他出。見書室門上新榜一聯。上爲杜門謝客。下爲閉戶著書。趙援筆續客字下曰貧與賤。書字下曰有若無。魏雖恨之。無如何也。

搗叔好侮人。然亦時爲人所侮。在京時。寓班婕胡同山會邑館。同舍某君。亦善繪事。而名不揚。趙常戲之曰。君須爲我捧硯三歲。方克成名。某漫應之。會將端午。某君繪一鍾進士。蹲踞廁上。旁一小鬼。執穢紙。鞠躬磬折以侍。蓋蹲者肖某君之面目。侍者肖搗叔之面目。形態畢真。懸之中堂。見者大笑。某君若不解其因何而笑者。搗叔默然良久。徐曰。畫得好。贈我可也。卷懷而去。

中日之役。一言官條陳戰守事。內有一條。謂洋人腿直。一傾跌。便不能起。關東出豆甚多。宜將大豆滿舖海岸。洋人足著皮靴。登岸時。一履大豆。必致傾跌。我軍即可從容縛致。云云。一時樞府傳觀。以資談助。

越俗每逢元旦。城中乞丐。往往沿門高聲叫順溜。

順溜蓋越諺萬事如意之謂吉語也

來叫者。主人給

以年糕兩塊。或粽子兩個。以元旦故。例不拒也。南街胡哲生家。製火腿粽最精。郡人無一不以得嘗異味爲幸。某年元旦。胡標其門曰。今晚燈謎候教。略備家製粗點作彩。及晚懸謎。有難者。有易者。有中者。有不中者。最後一謎面。謂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謎底爲俗語一句。姜茂皆茂才。時亦逢場作戲。曰。得之矣。高呼曰。順溜。主人卽贈以火腿粽八枚。欣然携之而回。行不數步。忽悟爲胡所戲。然已無可如何。次日遍語同人。聞者大笑。

光緒間戶部尙書立山。與某親貴有隙。庚子拳亂。某親貴下立山獄。當時有諭旨揭其罪狀云。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聞戶部尙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詭祕。著該大臣查明辦理。該大臣至該尙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尙書拿至壇中。焚香拜

表。神卽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蹤詭祕。該尙書神色倉皇。著卽革職。交刑部。牢圈監禁。倘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欽此。荒誕鄙俚。讀之可發噱也。

